

耳
談
類
增

耳譚顥增卷之十二目錄

冥定篇二

李方伯先塋

耿天臺先生祖塋

予家先塋

繼美堂

黃郡雪堂太湖治堂

申相國家老僕

張探花

何進士峴屏

富順管明府

張孝廉夢

潘秋亭

楚邑士

虞明經

散子異

陽由灘

宅主飲狀元

銅錢如泉湧

郭別駕

永嘉張相國

呂文安公

楊黃州孫貴溪李績溪 遊楚

渡江

先大夫夢 周野航命誅

自夢

閔思學

姚源萬年

耳譚類增卷之十二

黃岡 王同龢 同治 著

淞陽 夏守 同治 校

繡谷 唐 同治 梓

冥定篇二

李方伯先塋

京山李方伯五華公祖朋玉公蒞江右來工相地術得穴於馬
口魯班提購自傳氏因舉親九淵公喪往而傳氏揣地吉欲借
公術為已利遂集舉族累百人持鎗棒據山蠻聞與聞不可喪
又在途第屬隣黨與關說我購地胡拒焉傳氏豪曰此地不可
得若欲得則我山何處不可即以所持鎗指十餘丈外曰此地
可朋玉公不得已從之寔焉而已穴歸傳氏纍然駢葬今寔地

最吉青鳥家謂江漢間無兩獎後科第蟬聯文章勲業肩背相望五華公登庚戌第太史翼軒公登戊辰第大瀛公登丙戌第皆相距十九年其發祥猶日始旭傳氏日貧敗頽然欲絕朋玉挾異術聞其始以得地徙居不宜大悖夫人貌既可以陰德更則地形亦可以不善改此二穴必凶其吉吉其凶以從天理故傳氏豪所指鎗其楊公撼龍杖乎

耿天臺先生祖塋

耿天臺先生家世種德宅邊有吉地里中巨姓偕地師潛往視私語穴在桑樹下先生曾大父伏叢莽中聽之已而多金謀售不淨也後卜塋先生曾大母族之強有力者欲爭之衆倉皇界柩先行偶墮泥田中先生祖贈公徐奉母柩先至塋之桑樹下後至者附塋而已塋後十年而生先生其兄弟子姓振振未艾

天既已定謀者爭者何庸焉

予家先塋

予家泰州府君道觀河塋自天馬山百疊奔騰而來拘項息於平坂雙峯峙前石獅鎖口七葉簪弁登榜必雙世稱得穴然始出袁氏泰州居其旁身後以荒棄請焉匪由葬師不過莽漫今袁氏雲仍家山下極微相沿祭掃必分羊豕半貽焉夫府君之德固所謂干公叔敖故天以善地畀之又世踵善轍未嘗斲削故耳匪由人造而可人奪乎數歲前族憲運以貪忌匪祖骨陰厝其間有知者群訟於郡時河南守太和龍公君揚左拜倅郡繩治之未及盡法而父子一家暴絕運家昌熾身亦青衿求益得滅可觀神理足為朵頤者覆車矣以人奪天曷若各有其天乎乃丙戌一鳴辛丑同謙續登二第是其犯後事則云能犯亦

未必然傳曰天之所與人其能廢天之所廢人其能興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非此類乎

繼美堂

張大司寇永寧烏程人始令蕪湖顏堂曰繼美必有所謂而後令為今侍御葉公繼美已足為語徵乃司寇子天德復承其後以父子繼而皆以卓異徵則尤異汪啟西談

黃郡靈堂太湖治堂

黃郡侯潘公衡藩以時於書舍園中拾一古銅印方寸文曰雪堂柳葉篆極古後宋守黃郡出印視所知據其文大之扁於雪堂今扁是也予從孫伯固始令太湖見治堂棟梁題落成年甲乃已年甲不差一字則建堂之日乃產令之時食祿有方事皆前定端有此理

中相國家老僕

姑蘓申相國罷相歸築休休菴以遊息旁有地一區已售自主者而其上一銀杏樹森葦挺直合二人抱主者獨不售此樹意欲他售價稍饒耳而相國家老僕夢有着縞素婦頓顙泣告曰妾明日有難公能救我當獲福祐明發老僕出門果見衆木工持斧鋸往截此樹蓋主者得八金售衆工矣老僕意着縞與樹色同衆工往所謂難也遂如數給主還衆工金樹得全是年翳樹果無心合數得八金毫厘不贏不縮老僕後亦康裕得終其年陶大冶談

張探花

豐城張探花春莫知所生其父晨出見樹上篋盛一小兒父正無子遂抱歸以為子其家聚族而居亦其族子也後中探花官

礼侍生九子一女

何進士峴屏

何峴屏偶入酒肆值三四博徒歡飲強拉何入席何亦與歡飲
焉之數日忽見一人醉卧長安街何視其為前博徒以手扶之
其人張目視且以肘示之曰相公造化至矣何遂于肘後解下
一汗巾果有片紙書四書題五經題八持歸與同舍生視之同
舍生皆笑曰此偽也有安姓者曰縱偽何妨各作一篇更向坊
間索佳稿參改之旋入場皆在其內二公以宿構累皆登第醉
卧者大舉考書辦也易緝效談得之何云

富順管明府

萬曆癸未管明府九臯始與同儕赴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
次早構坊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七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

所熟文寫就不暇構思自喜得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欲薄舊文盡括坊間文入內庫對試文凡同者擲之管以是下第選授富順令易維效談以面得之明府天何公得題於醉者得登第管公得題於神為尤異而屈落事同效異造化小兒弄人如此亦有幸不幸乎

張孝廉夢

蘄陽張孝廉日新少嘗夢入深山古廟碑有讀書臺三字一人唐巾緋袍玉帶自稱李太白示以村庄圖已為題詩醒尚記末句云一灣烟水共誰分已有揚明府者邀入西席其堂扁曰讀書以為夢止是矣歲庚午登楚書已令江油僅半歲捧大吏檄採木苗洞萬山峯岑忽有太白廟碑曰讀書臺境與象宛然夢所見始詫曰村庄豈吉徵乎其日報至丁艱歸而復有擠之者

遂罷

潘秋亭

姑蘓潘秋亭魁父恩起自白夫積著數十萬金遂以富冠全吳萬曆己丑忽見黃衣人立堂中又忽不見自是破散如洗蓋金神辭出也

楚邑士

相傳楚某邑有士讀書大不敏諸同舍生皆嘲笑之松檟之每晨起讀書此士獨焚香頂礼佛足靳福以為常諸生輒匿笑不已因信手拈數十題書片紙潛置爐底以給之此士愚又以為實佛力也遂將前題覓佳文熟記自是大小十餘試皆所熟記得舉明經歷官郡倅以厚蓄聞而諸同舍生無一成者常怪其事泛容以為問此生曰君不知此佛力預示題云云諸生曰此

我等信手拈以給公者何佛力之有然非佛力孰至於是其亦命定而造化假手以成之乎

虞明經

浙虞明經廬直往且赴試群課文一寺中有令某亦來假宿因聚語曰公等勿太苦即予所經二事命定矣曰何也曰予昔且赴試有父執在主文之列密有所授大喜及入棘夜行見二人執高燈相逆而身即從之至一大府主人弁者曰榜名皆定獨三十五名尚可動搖此人貧老途窮而君下科榜人不必與爭即密云云可棄也時棘門點名聲甚喧欲赴而足不從心比及得釋門閉矣怏怏歸邸值其家人正驚失主已父執出曰填榜至三十五名我尚匿一卷覓汝卷不得中予具述前語以復又宰某邑到任謁城隍有蒼白村民立衆中聞呵反闕出趨左左

言部
卷二十二
呵又趨右甚以為嫌抵邑捷之十民不肯起曰還有五板望一
發捷完問何也曰民伐薪受暴輟卧土地堂夢神怒曰我夫人
在此汝何太褻至是歸遂病我婦炊黍烹伏雌致禱始愈而意
怨已入城有人教我訴城隍者送之復夢與土地並聽神斷神
謂土地曰汝不念愚民令其失雞黍是擾民也斥之去謂民曰
汝亦不宜躁訟屬新令捷汝十五板數少恐受神譴也予笑再
捷故知命定

骰子異

孫鵬初醉談曰占而驗不獨龜著昔人折茅爇雞骨亦足以驗
雖骰子小物偶有大異而中者先君言江陵相省試諸生競呼
緋公獨呼盧一擲凡二十俱盧是歲游第又盱眙令劉公與同
舍博四骰子相黏連不散以是年鄉薦及授縣令歸又數十年

殷子如故將逝先一日始散又儀隴令某公卿試揭曉先一夜
擲骰子呼緋四五人俱弗得公投手一擲二骰橫連壁上人士
起乃二緋是年謝君實詵一館婦其夫苦相守乃約初試日夫
必他出公亭午具七義上遂出其婦約及期生子絕類公亦卿
薦如公官是一日兩舉子也

陽由灘

郭愈事經行部由澧渡江舟覆溺提學薛綱誌其事云經字用
常太倉人為湖廣按察僉事分巡湖北性畏水凡風波險仄必
迂路避之成化壬寅三月歸自常德以洞庭水險由陸路至澧
登舟津市下陽由灘暴風卒至覆舟溺死募善水者求十旬不
得家人具空棺招魂死所歸而埋諸姚涇之原用常畏水而卒
死于水避洞庭而不免于陽由灘豈非命邪見澧州志

宅主飲狀元

陽岐李尹建新宅甫成夢人告曰此宅有狀元宴飲時尹長子才甚美舉于鄉人相率期之既久不第授縣令宅轉鬻高叅議叅議子亦領鄉薦又期以應李夢亦不得第最後叅議少女適江陵相公子以庚辰狀元及第始親迎觴宴累日夜

銅錢如泉湧

醉語曰古人謂錢曰泉貨蓋取其流行之意今俗呼痰亦曰涎謂周流于身壅滯則生疾病故錢欲其用于世積多鮮不害者石崇元載其大也正德丁卯歲八月華容人嚴東鄉居與其季父永潤夜坐月明中俄見一童子如携鐵索聲而入束以為牧兒問之忽不見束疑不祥急就寢待旦歸是夜搖動不得睡數跌榻下束愈惑昧爽即歸出門行數武至刈稻場上馬卻不進

再策之則馬用蹄跑地其童子勒視之馬蹄處銅錢如泉湧方
密令人掘得二筐衆來競取潤少子叙傷一足束云掘時鋤無
及錢湧起莫知其解害所有鏡一金簪一簪為其僕獲之鏡破
千鋤

郭別駕

全州郭別駕諱卜少生農家所業不過僮奴事一日值衆泛舟
湖濱衆登岸採笋以郭守舟忽群鬼皆二三尺携所捕小魚登
舟就釜烹食郭畏以被蒙頭卧鬼食訖忽一鬼曰爾等饒甚何
不留一碗與郭通判吃郭聞甚喜鬼去採笋者亦未視釜尚有
魚二頭分食郭始讀書登榜官別駕曹公心樂談其鄉事

永嘉張相國 呂文安公

世廟初永嘉張相國聰以 皇上病喉累日不膳諸醫奏藥不

效遶庭獨步憂思不寢有里農人以解糧至京與奴有連因宿相府窺見問得之曰小人能治公聞問曰當用何藥曰玉喉須用金鎖匙始開公曰安得此嘉語殆天啟之也即令合藥而以奏御藥進稍解旋進旋效即官以太醫吏目銀二錠始來受朴於邑令及還抗禮於庭矣王秉之談又呂文安本里居亦病喉絕粒有樵人過門見其家動勸問得之即棄擔而入自陳能治其家皆笑相聞喚入飲藥立解即煎草也公大喜令其子中舍君葵陽拜之曰是生汝父也問有家否曰有老母恃柴旦暮耳給曰一區值數百金問有婦否曰母且不能贍安能增口因出諸婢使擇謬指一婢乃公所悅者並其裝資與之先是遇一相人者曰汝三日後當得貴人大財且得美婦後果然藥曰金鎖匙生土牆上結紅果長生草也僅草一莖而二人遇君相取富

貴若探囊其間其謂不龜手之藥償千金者乎

楊黃州孫貴溪李績溪

往年黃守缺安有傳者曰某某家兄嘉甫夢是陽明先生來
已楊侯蓉江先生來諱守仁吾里孫貴溪始謂選夢所蒞邑左
盡龍右畫虎而貴溪天師龍虎山在焉桃源李績溪謁選夢一
縉紳投刺則朱熹也果得文公之鄉

遊楚

楊子遊楚黃一夜靜坐氣定神閑偶東巷門外一小童高可三
四尺自言曰我怪物也楊子以左手挾之忽不見惟見二指上
發月桂一枝僅六七葉仍帶桂花數盞極香旋與兩兒步至山
徑小園門半鎖楊子命開而入內青石塊排錯地上狀如朝中
品山子與兩兒各沿石跳下如魚如螻蟻者數十皆青綠色不

識其為何物也隨出國登右傍一畝丘轉而至通衢見前衢方
亭一座自浮自行有一人唐巾佩劔言曰是亭前去立于江邊
予意即佛山之潭上處耳其人向前而行身不見動良久愈遠
愈高如在雲漢之上楊子若夢中事曰此去長安不遠或者純
陽子乎此楊郡侯蓉江公也鬼以桂枝兆仙以雲漢兆山以品
字兆皆在一日之間時長君民部公方捷鄉書與次君茂才並
入楚以棠陰之署為家鯉庭山川效靈固其所矣或謂公方契
玄修氣定神閒故所遇皆非常境界若然而何與三兆之象
符哉

渡江

楊子遊宦赤壁一日渡武昌將返時薄暮舟子曰東方雲起當
有風未可行楊子曰橫江也瞬息可渡奚慮焉江岸有小漁船

二令牽纜前引至江心下有怪石舟閣其中力搖不動望望將覆矣天又昏黑風雷交作電光射人二漁船號泣逃去楊子曰吾悔不用舟子之言葬魚腹矣適上流有一漁人大呼曰速泛西行舟子如其言舟隨離石急搖而進旋抵北岸問與人上流大呼漁人何在與人曰並不見有呼者次早津吏謂小漁舟當一懲武昌令聞其事行查呼者漁舟將賞之衆謂此處向無漁者楊子曰誤我者漁人也救我者亦漁人也今皆不知其有無安知誤我者非救我者已之王子曰此地接壤郛城毛寶免難以嘗放龜况人君神人之主則夫漁人安知不為馮夷之使也不然一壺之功可千金而肯自匿又何衆人之不見乎故皆可為齊安故事以昭陰報

先大夫夢

周野航命諫

先大夫好徵夢以誠故靈其最奇者卒後予茫先孺人續筐得
其手錄紀夢一卷內一首云夢二兄謂曰我科名與汝即房產
亦與汝惜止數月住耳二兄者太平守癸未進士伯父也後先
大夫七上禮闈不第卒而伯兄純甫於壬戌成進士以房分相
承則是以科名與也于時伯父孫以房產授他氏其產半屬先
大夫關分因重價贖得是以房產與也伯兄建大第綽楔其上
茫謫籍遷民部郎歸徙居其中僅三月卒非止數月住乎計夢
時歲月越二歲伯兄始生夢僅三語歷二世而三驗若質左券
何其異哉又先大夫好談命遇異人極多卒後貯命書一大簾
伯兄悉以焚棄予稚齒見一摺為伯兄錄命有先大夫墨跡恰
之燼餘垂三十年曾未經目適伯兄歸自廣南懷謔孫憤偶檢
出以視兄乃已者在京卑牌樓住者周野航書云辛酉壬戌連

捷高科秉熒惑代南佗功成妬及左狎蹉跎新除蘭省天監
珂文字端頭必非俗物計畫時歲月伯兄生二歲其登兩榜
粵南而謫而遷皆盡三十字中又其存巨麓之墟以實久墨
出一世之歲以解兄憂是孰為之伯兄把玩徧視客客始信
命定鬱襟洗然熒惑御史星也踞佗南粵尉也即淳風天罡
能過是乎

自夢

予垂髫恒夢莊居莊後高岡左凹松林內霑屋脊甚幽悅之問
是誰家一戴笠奴子曰此長塘街周秀才庄而我切隣也醒述
以問人此街果有此人主此庄然距先大夫庄尚隔恭誠伯陶
真人庄而先大夫又早見背不省夢所謂父亦忘之逾十年伯
兄茂仕割庄半食我始往觀偶履陶庄登高岡左凹松林屋脊

戴笠奴子對語一一皆夢境是時真人歿庄沒官官自售而民
無應者而予藉博士叩吾垂橐安及廣畝官已拘諸民湊盈其
價田歸衆矣切隣末也夢何為哉于此又十年衆謂予隣而併
以委我予時困博士業稍營什一有同堵不足仍罄內子簪珥
有之始與周切隣而周亦止秀才每與客登高岡左顧松屋云
自結夢之始又證於中間為二十年事而始結局乃造物於予
童牙已丘壑吾身而賜以土塊彼八翼登天夢者為誰夫以真
人負上盛寵為師臣官宗伯封爵伯一時尊顯人臣無兩勢
可干雲沫能漂山且真人抱雌節守柔道常脫諍臣次下可
十世宥者當其鐵券開家冊符延世而夢已瓦解冰融於其初
始固知鄭人分鹿原自夢中鐵裹門限鬼見拍手不然乎不然
手

閔思學

閔公思學嘗泛術者得已前定數一紙係刺定婦某氏妾某氏及庚甲皆合又云生子者王氏父亦忘之矣妾妬悍之極室無敢留者以後送李太史母匡夫人喪至雲杜太史弟本建孝廉執公手曰公生子已失盛年室有妬妾將遂已乎孤為君圖之語未竟赴哀奠去旁一人曰吾願執伐實謾談耳公歸即以赴貢試于郡去適有婦新寡其人果執伐與其家戚驅馬送來入門無因無不訝然婦問為誰氏曰王氏婦忽憶前定數所云大悅留之妬妾日夜詈辱不已久之公歸居數月與氏接不二三復當之郡戒其婦曰氏既不能安勿以階禍可送之歸會有富室叟求之者婦即許諾氏且下堂曰妾有孕三月矣妬妾大以為誕逐之益急婦不能為計氏竟去其家子婦孫婦成群皆以

姑太姑尊事之大安第俗謂外孕生子不利門戶叟撫其腹漸
彭彭以為嫌欲送之歸而無可受久之妬妾之女納輦徧徵女
戚適有刺騎潛令人招氏以為未必來也騎到而氏已至居數
日生子充閭之賀幾傾邑里踰月氏竟不能留復歸富室兒無
乳有僕婦生子僕曰主人子所天令婦去其子而乳兒妬妾之
珍其子無異於婦兒育於二母不知誰非母也今十餘歲矣即
思學自談氏未非有堅盟也子生非有顓夜也生未有地也乳
未有人也皆茫齟齬中轉合而皆出于無意其最異者能使妬
母如母是何繇而然哉所謂百順之聚非與氏不母其子而姑
于他室永無根桑有寄生又皆不可曉也吾觀思學長者豐
下有後而又徵以前定數書兒必昌閔氏哉

姚源萬年

江右成化間姚源賊未起時天雨黑子種之皆成戈鋌之象已
賊起大亂血膏草野後大中丞某公平之置縣名萬年已掘地
得大石塊有天成萬年字大盈丈事豈偶然王資敬談

耳譚類增卷之十三目錄

冥定篇三

袁閻老

黎文僖公

劉忠宣公

劉宮詹家奎鳴

李太保

許相國

熊中丞三異

子可徵
劉大司馬兆

張文忠母太夫人

少司寇董公

吳匏菴會狀

陳水部

大冢宰孫公

唐公文燦

吳進士

唐殿元臯

二張洽進士

舒國棠

王希旦

楚士夢

油夢印夢

某主文閱卷

王孝廉尚文夢

郭方伯 凌憲長 張浦南

方中丞

諸解元大主

袁浣沙

何少司寇先兆

何進士以道

鄒進士廷望

春桂花

斯孝廉

閻解元

王給舍元春

李喬進士

繆萬戶

毛澄狀元

耳譚類增卷之十三

黃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梓

冥定篇三 此篇皆科第祥徵

袁閣老

袁閣老宗臯為興府長史恒夢與李西涯賓之相搏勝之為進士夢立朝帝賜以金盆其父方伯公亦云兒貌酷類宜與徐閣老溥後汶龍授吏侍兼東閣次日陞禮書文淵閣大學士賜王帶凡中璫及卿佐賀儀一切勿納惜其時已病竟未獲東帶陞謝尋卒于京不然相業亦有足觀者又邸府講讀官鄭某亦以汶龍改尚寶卿幾柄用尋卒二公皆石首人其風氣使然歟湖

廣凡大學士五人併李賓之文正為六楊文定張文簡袁榮襄
俱石首人尤異

黎文僖公

華容圓覺寺為黎文僖淳劉忠宣大夏兩公讀書處始寺僧某
夢天降黃蓋二置佛堂左右次辰命童偵客而二公至假舍讀
書僧喜留之仍與約讀書必三更榻僅藉以柴以示臥薪意而
夜必其時自具茶方令寢時忠宣受學於文僖偶一夕腹痛先
寢僧起禮佛畢即出忠宣書笥請之去文僖為解且曰即他日
腹痛不得先寢方已後文僖連魁臚首選家謁即詣僧餽謝僧
已八十餘但據牀臥呼黎秀才云

劉忠宣公

鴨初醉語曰忠宣公少隨其父觀察公官廣西歸舟甫離洞庭

至赤沙湖誤脚墮水風悍湍急舟行已遠浮沈水中遇漁艇掠
出載至其舟後癸未會試場屋火倉卒謀攀垣數四皆為後人
拽下乃解衣裸體又氣喘喘不得進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
垣獲出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皆不應則標其衣以號于
市亦不應乃體皆棘刺拔之逾月始平蓋鬼神陰相之與莊子
有言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焚有至誠以格之亦天之不虐善
也余壬午冬赴南宮試至茱澤渡河是夜夢閔將軍操大刀擁
數十卒旋繞不忍去次早發舟舟已發大風舟人相顧失色予
獨安坐風少定移舟渡登岸舟人問予何以不懼予漫應以他
其實夢先之也

劉宮詹家釜鳴

今宮詹學士浙大中丞劉公昆季家釜嘗再鳴而聲皆自外入

占書金自外鳴入內吉自內出外凶或謂金文泛八泛金公姓
邠金又已八座家大人雙壽八十殆其兆予謂金上泛父金中
有缶乃父福盈缶之象寧有既乎

李太保

李太保維寅母徐太夫人年十二齒始生生時椽題間蛛網巧
結為樓臺及誕太保夢神人若天官狀乘雲而來曰嗣侯生矣
乃伏牛山禪師某化身也拜大帥歷公孤長父矣後三日太保
生有白鶴自天而降不復去先太保因名之曰九臯父始更今
名太夫人享年大耄三膺錫命福祿昭靈金紫四世而太保
重任榮遇遐祉皆如其言見太保家錄如此嘗聞魏國徐公鵬
舉生時太夫人夢岳鄂王至其家曰吾在漢為翼德在宋為鵬
舉皆受世難苦矣今來汝家作福德王公故公名字兩因之而

後爵位名壽果符不替太保從禪師來益知其根蒂有自而其
享受正如神人之命實應白鶴之祥不忒魏國福德王公矣經
曰九大慈慧人前身是佛而佛亦有自故盧祖稱無姓兒前身
是我松道者受度傳衣皆不偶然太保握戎符最久上安下恬
中外頌之王大司寇元美其兵制考稱近年將有庶貪政有叢
舉而夙弊大約如故獨太保廉慎嚴明敦詩悅禮綽有祖岐陽
之風自登壇以來掄選將佐一新夙弊添設標營增製神麗軍
伍為之大振可謂實錄

許相國

許相國嘗讀書於涇縣之石山未至時寺僧夢神曰明日雙木
人來可敬之又書聯於柱相贈曰彩鳳隱南山氣數喜逢二百
年靈異奎星輝北斗文章直壓十四省英豪明發公至然同輩

亦有姓林者或謂足當之然惟相國登第拜麻始知雙木謂相也今寺題扁曰以傳讀書處云

熊中丞三異 子可徵

武昌熊元乘中丞以隨父丞南海縣忽墮水潮適至舟中岸上群呼莫救乃潮僅至膝即返去舊水痕尋丈及長籍博士讀書其邑西山寺中破月殘燈風起窓外視之虎也公讀書自若私祝曰孺若不愧天地山靈當為呵護不死已而虎垂首去明發山僧視虎跡及門限矣已登第以兵憲禦倭姑蘓有玳瑁巨魚隨潮至海口膠於沙際總戎楊公取置天妃宮大喜命匠度視作帶公過之見魚口中氣轟轟成雲異之曰是神物安可殺害即勸令將送海口其地去城四十里公必自往放之而總戎置酒舟中共見魚悠然逝時風浪大作魚尚回首作朝拜者三

月餘與倭接戰共見前魚出沒風濤中偃賊舡下風而我據風力得累捷人稱三異後持大中丞節破倭於嶺南勞瘁病卒子可徵文學於官物盡屏棄一無所取贖皆不受故事於軍門兩郡制有牙牀諸物憚公不敢進至是以貽可徵可徵曰大中丞且終身布素况我布素此物何庸悉卻之夫役過梅嶺不過百人故南雄守林公及諸公有清公子之稱今里居脫粟不飽而風誼陰德是父是子食報必百世可徵子比部君汝端良王不斲微采內瑩方樹績騎省必懋榮名然特三峽之濫觴耳

劉大司馬兆

大司馬凝齋劉公誕之夕隣人有夢黃龍繞城東樓而至者有夢鍾馗踞屋脊者有見宅發赤光疑以為火者九齡其曾王父携遊舜峰寺甫露掌頂禮忽一棗從屋漏墜公掌中時與地皆

非所宜有衆咸異之已讀書舜峯窓前產瑞芝數本五色如雲
明年癸丑成進士歷前官

張文忠母太夫人

永嘉山中有虎逐人其人登大樹而虎守其下忽張文忠孚敬
母腹懷文忠自母家歸天微雨憇坐虎脊上復取履擦泥其皮
樹上人見之膽落已人群至虎去其人下追問母何由坐虎脊
母曰巨石也次日屬人察樹下何巨石之有已而生文忠人已
知貴有徵矣

少司寇董公

嘉靖間刑部主事董公傳策及吏科左給事中吳公時來並極
論嚴相嵩父子奸貪誤國上大怒成二公廣右橫州父之三公
忠憤不已同登一高塔絕頂商榷捐生再疏盡屏逆人塔下白

日忽暴雷起擊塔斷攝上丰於平地從人多壓死二公坐塔中
平康亡恙旋從窓孔中出亡何高以他疏敗削籍于罪棄市起
董公南礼侍吳公南操江都御史熊民部一衡談雷霆之感何
也豈知水山之潰而驚之令無重犯逆鱗也抑偶然耶驚變無
害榮遇因之忠奸之報犁然矣

吳匏菴會狀

姑蘓吳文定匏菴寬始極貧受徒糊口以貢試赴京復以才劣
發還且抵家而一家皆病疫死者友為收斂又知其不與試歸
也不堪此憂遂逆於數百里與同歡遊累日始言家難仍與偕
歸傾資助葬焉是年捷南畿再捷會狀厚報友人通共有無先
是一僕相從終身賣葱菜資給當其不得試歸忽曰我向來資
給終身異秀才有一旦之榮也今秀才老奴亦老試且不得請

從此辭公曰子言誠是但待我一年不第從爾志也僕不從以
所負擔搗地者三志有恨意竟去後來歸公曰平生資給德誠
厚第難當爾搗地者三耳厚資而遣之吳因之談或又謂當不
與試歸邑令追索盤纏大窘即有之總天以困之於始而成之
也如此者多矣

陳水部

水部郎陳公九疇微時讀書於郊莊每往有傭人必來迎問汝
何以知我來曰予婦教之又問婦婦曰有物據我而夫不見物
謂相公進士渠所避故相公來則物去而我是以知相公來也
後果登第易維效談

大冢宰孫公

大冢宰孫公立峰始赴公車選與其儕宿旅舍忽地震其儕驚

覺呼公起公熟睡不應乃獨出墜於覆屋死公以不出得沐應
蔽亡恙已登第由直指歷大廷尉失相國拱歡被口語歸而相
國脩怨未已復嗾某京兆誣公以墨公對簿無所辨曰有之于
是星夜馳檄文報直指陳陳阿相國延頸以待檄至而反以夜
行持檄者為嚙其頸以去以故稽延數日相國適罷公得免與
論益以是異公起任大冢宰往京邸有屬為公賀文者臚列其
事如此

唐公文燦

唐公文燦始舉孝廉屢上春官不第築舍舍旁有土地祠與墻
相礙公移置之夜夢神曰公官不過僉憲乃擅移吾廟乎次日
公為文謝過越數年登第官止僉憲易維效談公其同年友也

吳進士

丹徒吳之望年十六游泮是日於檀星門得一遺棄圖書篆丙戌進士吳高才有時名自許唾手登第後果越四十年出歲薦至丙戌成進士

唐殿元臯

唐狀元臯歛人屢北場屋試金陵金陵兒童皆歌曰唐臯哥唐臯哥一連走了八九科狀元收在合包裡只怕京城剪柳多聞之頗為喜懼會彭總督驢嘗過歛造越國汪公神祠夢著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日臯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撰文驢後任總督當會試揭曉時知狀元必臯報者至而轅門正欲群戮人乘喜盡宥之臯又夢與鄭佐同榜時臯年三十餘而佐方生後佐年十九與臯兩榜皆同後以翰林出使朝鮮朝鮮王出對令屬之對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

面即云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其對含有諷刺意而答曰勝所以為奇又孫殿元生時母夢唐皐入室故名繼皐亦登甲戌榜

二張洽進士

杭郡舉子張洽一日對鏡見鏡中之貌另是一人曰有你有我無你無我大駭不省明年辛丑行赴春官與一人同車乃鏡中所見之人問其名曰我乃山陰張洽也遂大喜以為必同捷矣後果同登杭者選南部主事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二人皆死於官

舒國棠

正德丁丑閩人劉世揚赴京會試夢神告曰今年狀元國棠也明日即易已名為國棠既而榜出狀元舒芬以為無當後乃知

手澤類增
國棠芬字也

王希旦

京山王希旦孝廉丁未北上出祖於吳必顯家是夜夢與必顯同捷既寤曰鬼神謔人至是必顯村民乃捷耶及放榜或報曰君中三百五名自往觀之三百五名乃吳必顯也怏怏而返道遇一人問曰君何往且告之故其人曰君何名荅曰王希旦其人大笑曰異哉先時有人報我名在一百六十五及往觀之乃君名也僕即吳必顯也遂相携共觀始信夢必顯固奇而二人錯名尤奇

楚士夢

楚士某常夢神謂曰號舍居左者中則汝始中而屢科無居左中者及齒長途窮猛進學而夢不已再入棘間居左者文執昏

然不省則大哭曰此生其休矣因信筆重作七就貽居左若其人尚謂苦已妨其曳白出而亦為謄寫畢然是人常夢已中半邊解元榜出果同中而士解元

油夢印夢

一士每試夢人以油澆已頭輒不中是歲聽榜防夢作徹曉不睡忽其僕嚙臑曰相公頭又着油矣生大慟而榜發已中其名於填榜時為油炬染也又一生恒夢人以印文其面及榜發名在紙縫中故用印鈐押事在一時而數歲前皆定誰為之耶

某主人閱卷

楚主文某公閱卷倦而假寐輒聞人慨嘆於前曰窮死窮死救窮救窮窮而知是有士欲中者因開箱取卷而聲自其箱出每拾一卷輒曰非是如此屢屢復拾一卷乃曰正是此卷閱文果

佳因中之榜發詢生所以曰無之曰生平有何語曰但呼窮死救窮耳豈人之精靈自入乎亦別有代為言者異矣正叔談

王孝廉尚文夢

京都王孝廉尚文於庚午春病死復甦曰頃見閻王謂我是一百四十五名舉子何得死然京額止一百三十五名此哂我不捷也是歲恩貢最多上茂科臣議增十名而尚文殿榜當增額時人已知必捷矣都人梁孝廉震明談

郭方伯 凌憲長 張浦南

南海郭方伯渠中嘉靖壬戌科進士名不甚高揭曉後主文索相謂嚴相曰郭生原取居首以文太奇故稍抑之廷試當在一甲此語傳播咸謂必然然公自夢有贈詩者曰走馬三衢後看花一葉先莫省所謂既而臚傳名在二甲五十九前為費堯年

號唐衢後為葉士賓號瞻梅蓋屬他翰林定者也又歙縣凌憲
長琯才行俱優未第時夢有人曰中君主師袁元峰也既寤竊
喜然不知袁為何人已乃中嘉靖乙卯鄉薦始知袁為翰林婦
益自喜及屢上春官皆不第且袁已歸不勝咄咄迨辛酉冬入
都始知袁以詔起典會試是年果登第又歙縣張浦南濟中嘉
靖辛卯鄉試其年面患惡瘡赴宴蔽以膏藥隣坐生注目竊笑
不已張不悅曰弟始不慎有此細事耳公何笑為生曰非敢笑
兄常夢赴宴時與一帖膏藥人同座故笑耳濟之子鳴和亦中
戊午鄉試其年夢中時面生惡瘡如其尊人已而果中

方中丞

予里方中丞任未第時與徐楊二友讀書赤壁磯旁楊夢水上
浮一榜來上書再取一名方仁六字以語方令更仁以厭之方

不可戊子棘試房蹄名誤作仁果捷至壬辰禮闈自曰夢所謂
再取得無兆今乎但安有再誤名之理入棘又誤作仁果登第
水上浮來蓋子辰皆水屬也

諸解元大圭

臨安施秀才仁於嘉靖壬子夢神告曰今年題是民可使由之
二句破當云論民之於道有能而不能焉則領解額矣入場題
果是大悅即逆其破成之及發榜解額諸大圭果是此破後得
已差破亦被圈而餘皆紅勘故不中又先期一貢夢迎新榜第
一為諸奎察學中無此名後乃知大圭也

袁浣沙

南海解元袁公炳於嘉靖己未上春官其童子夢神曰公是會
元第頭上壓萊一窠榜發不中而會元蔡茂春是後主試欽其

才甚高皆欲首拔之而皆齟齬不就至辛未更名昌祚且無知者始中焉今林居猶是林宗仲舉倫品才亦繡虎

何少司寇先兆

何少司寇吉陽公四十舉辛丑進士侵辰謁武選郎王公則王已具衣冠迎候矣曰公將來必為亞卿僕夜來夢一亞卿來青袍角帶而輿坐于其上今公來服色坐立皆然是以知耳後果擢少司寇賜沐歸屢薦不肯出曰亞卿之位已定何望乎其嗣君仁仲談

何進士以道

蘄水何進士以道名其弘始丙戌下第歸至良鄉夢其尊人鳳池公曰爾不讀書所以不第至己丑科試畢復夢尊人作試官閱已卷曰爾仍不讀書文不甚佳今已中爾矣醒不知何謂發

榜果中座師乃山東菴太師號鳳池與其尊人名同以道即文興兄子

鄒進士廷望

新化縣鄒公廷望生時其父貧而多子欲勿舉其祖命舉之曰我夢迎子至家前標句云桂林有香香馥馥一枝高折狀元頭此貴徵也於後嘉靖壬子鄉薦寶慶一府獨舉廷望一人榜其里曰桂林一枝至壬戌春榜中二十七名而申相國名次之殿試居首果在狀元頭也何文興談

春桂花

儀真王公大用蔣公南金未第時同舍譚景親元旦同遊於某廟曰桂花香若此乎時遊客雜沓皆若未聞曰雪候桂有花乎二公分趨左右樹各折得已發花一枝衆始詫而爭折取蔑

昌言寧不磨其棠貽蔭下歸去養天和是科東第廷試三甲後授南昌理擢兵科給事中抗疏最多前語皆驗獨其棠句不解後歷陝西憲長抵任見後堂一扁曰其棠貽蔭方圖解組而已有忤者逐歸隱十五年享年八十三卒

李喬進士

南昌有李某業木段某業針劉某業星命嘉靖間俱以歲旱遷湖省金沙洲家焉比隣鄉戚情好甚篤亡何李有侄喬來相依授徒喬工制舉業芝者日衆修脯漸饒劉視其星命當大貴時段有女少喬五六歲劉因執伐以聘喬明年喬歸應試欲娶女偕歸而段之婦忽中變謂富貴未可期喬固窶人罷口誦饑矣奈何捨愛女適他省然不可背盟遂為計誑喬謂女當夜登舟而已當送半道始返實則贗女喬與劉皆罔識焉喬歸即以儒

士鄉會聯捷副刑部郎久之擢守成都便道還鄉過湖省謁貽
段父母甚厚而為禮甚恭段女適蕭子作天平者敗蕩日貧而
美厲者擁高華鬱病卒

繆萬戶

西安繆萬戶冢嗣年甫成丁魁梧有貌恒率衆獵于郊偶射鵠
中之鵠帶箭遙飛去占一大園內樹稍頭鳴噪生逐之至此
衆皆不及生立馬上一躍登塙因緣入園欲再發矢忽有女雙
鬟娉婷立其後見人避去生迫求之女顧視生韶美曰公為誰
何以至此生且對且拜女止生樹間且入相室邀生至其閣子
遽合鴛枕生方恣意女慮事泄于是空一巨籠匿生其間夜下
捷始出生游談淫戲無所不極居數月女曰君既世胄歸覓良
媒使殘魄復圓此兩利之道久滯此非且生然之然生已暴死

女大恐與一賣婆謀合力墜生園中生父失子久徧覓不得馬
過其門見釋子持弓乃其子弓也令人購得即以聞守馬公遠
其翁至茫然不知釋子已謂弓出其姊逮女至一一吐實發生
屍視之而尚如生絕無傷損公視女欲撻之女叩頭請死曰生
悞我死晚矣且腹有孕不死無歸生父聞女有孕反相遮護公
笑而判曰女雖自配男實先求死以愛慈兩分其過今生一脈
在其腹中伸法無恩其以女歸冥子保嬰贖罪孀縞終身堂下
合口稱平女既歸果生一子未離嬰孺已襲祖職詩書禮法皆
出母口授女守貞不渝以晚節稱于里中段君談嘗以客西安
也女貞淫穢之後淫非其性也然觀其慧極淫貞皆以之故聖
人與人改過語曰失辰之難思過更鳴女其善補過者哉

毛澄狀元

世廟入繼大學士毛澄迎駕至藁城橋崩有碑出焉文曰橋
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也

耳譚類增卷之十四目錄

冥定篇四

聞莊簡公

王少司馬夢

張殿元陽和公

范殿元

申殿元

翁殿元

區太史兄弟先兆

李方伯兄弟先兆

李太史本寧

何虞部兄弟

樂和峯

解額洪承選

舒悅齋給舍

吳因之會元

陳解元幼良

祝郎中樂泉

浙東秦氏

陳方伯繡山

溫省吾

嚴景茗

韓秉當

閔鳳宸

李應辰

徐震

湖士人

袁相國

謝探花

姚石林

羅巍江

浙士耿某

戊戌鼎甲先兆

楊太史徐孝廉先兆

山東何應瑞

胡孝廉機

楚士胡士龍

庚子趙解元

曾探花

辛丑張狀元

袁進士曾太史

李郎中進可

梁溪周公蓮峯

謝進士吉卿

祝給諫

沈殿元君典

張郡丞夢

劉孝廉行中

蕭方伯

于廉憲夢

張職方

耳譚類增卷之十四

黃岡 王同 著

滁陽 夏守 校

繡谷 唐 纂 伯成 梓

冥定篇四 此篇皆科第祥徵

聞莊簡公

聞莊簡公淵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公踵相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已補弟子員里中屠太宰家樹表太宰夢一偉丈夫立表下旦日遇公在馬相與嘆羨弘治甲子舉於鄉時年二十五山陰蕭鳴鳳為舉首語公曰文王既沒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累官刑部尚書太子太保

王少司馬夢

紹興王元敬少司馬與給事元春皆兄弟登嘉靖己未進士其
未第時夢王文成來謁忽化鶴飛去及登第歷官始悟文成弘
治己未進士任大司馬蓋實與同而化鶴為飛騰之象昭然矣
與予兩世己未年家而其胤承芳今相接任通政司屬又盍簪
京輦誼不薄矣

張殿元陽和公

辛未科張殿元元怵未第時夢乘雲上天見玉皇宣表中二聯
云大造無私天地普生成之德太平有象明良慶交泰之期又
有一年少者隨之後果首捷探花鄧公以讚年二十視更少

范殿元

范公屏麓為國子時赴京鄉試將送者皆集舟前發忽一喪舟
至哭甚哀眾為不惟忽又一舟至載一麗妓眾邀至屬以侑觴

妓曰前三年此時有客上京奴得事之問為誰曰記是徐瑤泉者尚不知已首捷也眾為鼓掌大噓舉觴屬公酣飲極恠曰兆定矣是夜公臥舟中夢入廣寒宮老桂輪囷飄香散采為姮娥者千百輩皆齊歌聲曰絲綸閣下文章靜四句既醒知其為吉兆而眾皆聞天香經日不散是科果成殿元極鑾坡之選泥金報日夫人訃音已至續娶吳夫人小字紫微李長卿談喪舟以凶兆妓舟以吉兆月娥之歎已及佳偶而皆驗若左券是孰使之然哉夢固不夢矣

申殿元

壬戌前一歲武昌縣屠者夢天榜狀元徐時行也隔江即吾黃郡一生同此名姓屠者徧物色得之勞以羊酒月貽供養曰相公必是狀元異時無相忘生才下中而偉然有貌大悅遂猛進

學過常榜發乃姑蘓申相國時行始猶徐姓生以進學病嘔血
卒先伯氏為相國同榜進士嘗向相國言為絕倒屠者夢不謬
其人非耳姑蘓狀元何與楚屠者而見夢以損其貲又斃我里
秀才必鬼物以其名同成此一段戲劇也

翁殿元

萬曆壬辰龍溪縣主簿衙靈芝生焉其藩司戟門之內芝又生
焉而元旦五色雲蟠結不散是歲邑博士翁公正春青陽以狀
元登第先是己丑歲朱公家相亦以是邑博士登第蓋瑞在天
下故芝不必生廣文齋中猶雲之蟠結於天而應之者自在也
彼稱家瑞者空自喜耳二公皆閩縣人而皆為予郡勸陽李公
青陽所賞識時李公守漳郡試二公卷大異之而尤欽翁公曰
必魁多士知人之鑑亦足多云又戊戌科青陽公夢今科狀元

山東人姓號有淇字時有開詩教萊蕪人有重名以為是也往謁以夢告及揭榜乃益都趙公秉忠號淇陽夢竟不爽開公亦成進士何本江談

區太史兄弟先兆

丙戌區太史用孫與孝廉繩玄侍御季方兄弟並下第舟至潞河灣繩玄夢大司成蕭漢冲公以友生帖來拜繩玄曰我不便相見汝二人門生可出見之已丑二人果並登第出蕭之門孝廉今讀書西山寺中不第不歸捷可知矣

李方伯家兄弟先兆

長樂陳叅藩文峯公遷憲長以謁陵抵劉家隔時督學使禹門姚公試承天畢而陳於輿中忽夢太白星藍袍白羽扇與語曰京山李方伯諸郎維極維柱試名第一第二獨維標次之他家

雙桂聯芳醒知其為夢也陳公子長祚為方伯伯子太史本寧門生而諸郎名皆素所未聞乃於夢得之因馳書貽方伯言其事亡何景陵京山案先後至維極第一維柱第二標第七柱標丙子同榜極已卯第六其夢皆不爽

李太史本寧

李方伯始為冬官郎嘉靖乙卯中秋之夜諸公聚飲皆有子弟在場曰今夜試求一佳夢明日言之時方伯子本寧方在齟齬漫不為意是夜夢一人如狂入門大叫曰縣府道名都同而主試者有南北之異不省至甲子方伯父封翁携本寧試楚闈方伯送之村中而村中人以雞黍餉忽有相者顛狀儼然前夢中人益大疑是日相次縣府道案發皆第一名主試者為長垣徐公大壯貴溪馮公震一南一北前語始驗村中相者為夢中人

誰為之耶

何虞部兄弟

何虞部公露與其弟侍御仲雅丙子同捷南畿未揭曉前兄弟偶過盛仲交太學時仲交父子讀書天界寺秀峰禪居有雙芝曄曄突生軒前因扁軒曰雙芝是日把酒酣譔誦其試文甚自負謂必雙捷作詩曰街鼓喧闐榜欲開敲門何事有人來韋顓自是科名客何必鷄鳴令俗猜蓋顓以鷄鳴捷也而榜發為公露雙芝之兆乃以客當之耶

葉和峯

餘姚葉和峯始酷貧憂苦萬狀忽夢朱衣人謂曰公四十後官二千石貲十萬何憂焉後果登第作守而貲產亦僅及焉官亦不遷貲亦不盈自亦言命定矣語有之賈不至十萬官不至二

千石以為不嫌今既兩足即匪定以神語尚何求焉王章婦語
曰不記牛衣中對泣時耶

解額洪承選

萬曆丁酉劉太史曰寧黃主政煒典試閩中取解額洪承選南
安人先是承選卷為某廣文塗抹皆滿竄在棄卷而解已定楊
聯芳笑劉公有小童侵辰入厨為鬼撻其頰曰汝主作甚試官
解元卷尚落二十四號未經其目劉聞急搜出果佳但與楊卷
未決一二即封視藩伯青螺郭公郭公第洪一楊二計洪卷竄
棄已廿六日矣何本江談

舒悅齋給舍

通山舒給舍悅齋於萬曆癸未科試卷為主考徐太史撫菴公
所棄雜諸棄卷束置高處次朝洗沐見卷乃在案上復取束置

凡三原而三在案大駭曰此必有主者我安能棄之遂取中榜發太史談如此

吳因之會元

萬曆壬辰前一歲吳縣前城外高塔忽雷迭其底擊起至巔因缺小角人已知會元在蘇而吳因之果應之蓋國初是歲前雷擊此塔迭下起缺角正如此而趙公寬成會元故也又學池蓮發並頭亦奇兆又廣平聶公雲翰於癸未前求夢於關廟夢神曰汝名在吳會元榜今未也相距十年至壬辰果同榜報捷者至首問曰會元何姓曰姓吳曰是也而其歲京有占者曰今年會元好大口人皆聞之榜出始知吳也頃者李太宰猶以此事咨吳焉然吳君自獨無夢

陳解元幼良

江西萬曆辛卯科監臨公入院矣試士名亦足已為八月六日而陳公幼良與同舍友二人皆在棄遺竟束裝歸第幼良因臂瘡未即發猶跛跛同遊于院前有泣下者乃院門正送水菜畢逆內封鐫胥人三封而庭鶴三啄去監臨公詫曰豈外有遺珠乎命啟門視得幼良三人立試皆佳即屬藩司給卷並入試榜發幼良解元一人第三一人名七十則鶴喙之力也青田仙禽力勝五丁哉不然即青鸞作使北雁傳書何由啟棘院康乎

祝郎中樂泉

祝樂泉教山陰人甫二歲與孀居母共寢衆母睡熟自下牀烹飪爐在棟柱下忽雷擊柱柱破內蜈蚣長尺許被擊寸斷母醒失兒見伏在柱下以為驚死矣下視兒方藉席亦睡熟方醒不聞雷聲後登嘉靖乙丑進士歷工部郎衛輝府丞必置雷下不

死始見福佑不然兒逃母狀寢地下何由哉

浙東秦氏

孝廟時浙東秦氏一家應試者頗多宗老卜諸家祠夢中者名鐵家實無其人而數又少疑之乃是科中三人金也吉也鉞也合為鐵字祖先知已悉而尚作隱語不洩又經營成字何巧乎

陳方伯繡山

歸安陳方伯繡山應和嘉靖癸卯順天鄉試第貳名甲辰春其伯兄夢其父先大理公馳而歸云我來自會場因亟問曾閱弟名否曰已於庚戌春日之矣尚不之信已而果下第丁未居內艱至庚戌成進士

溫省吾

烏程溫省吾汝舟幼甚有名膠序常夢神告曰君張漁輩也時

張發嘉靖辛卯解故溫每自期而屢試不效久之以貢授職中
萬乃萬曆辛卯其曰張瀛以此耳

嚴景茗

歸安嚴景茗廷儀以例監試應天夢神持辛卯榜使押字是年
果中及會試又夢神持榜令其填第一嚴自揣非所據乃改註
第十一榜發果然其誦神已鑒之為移而德不失第一矣

韓稟當

慈谿韓稟當名孫爰庚子以選貢試順天夢二叟掖之行殊不
解追中後前一名年過耄後一名去古稀纔二年為絕倒

閔鳳寰

烏程閔鳳寰世翔以軍籍序當候代還避乃祖大宗伯而別係
籍後夢宗伯司文衡云汝不祖我惡得中覺而亟改正之遂登

庚辰榜

李應辰

慈谿李應辰號會台年十三應試夢入火爐中化為龍投羊群
此丁卯辛未之驗後果然及成進士又夢神授八知字吳三任
縣令由部副郎謫貳州遷府貳陞知府復降同知陞瓊州守為
八知矣乃以老乞休人稱知止為九知

徐震

上虞徐震夢遊天門迎鄉榜時已名姓確如逐序入之門者曰
此蓋珠榜也若何得據齊之出覺媿阻不自任是科中者乃崇
德人偶同已名姓耳下科徐乃中今以部郎出守夫以金紫之
貴特榜有先後尚擠於門者况非其人

湖士人

武廟時湖士人有夢紅羊盈園者時值午歲以為明年未榜兆也已而寂然三十年後志日顏笑勉赴槐期適羊賈自朱其羊以別他賈羊群聚載途宛然夢境遂爾連登朱羊未必前定而遂驗此何與

袁相國

慈谿邑治之東有清道觀最靈袁相國煒中亞元歸夢人招飲云待君為上客終須與令弟同來解者曰此之謂及第果殿試第三應之如響

謝探花

弘治乙丑探花謝公丕上春官卜於蕭丞相廟夢坐田中伸足膝外解者曰田伸脚甲字也果第故夢須善圖然神既營夢亦能營人使之圓矣

姚石林

姚石林邦材湖州人中鄉試後夢與隣兒嚴杰為同年時嚴產未彌月名尚未命也後三十年庚戌果同登第始定今名嚴號印臺

羅巍江

慈谿羅巍江應斗青衿時為節推某公所重後此公守開封羅為部郎夢公云而當代我果擢知開封然每升堂則仆亟請告歸恬然無恙豈居約亦可延筭而夢代亦未能代乎

浙士耿某

浙士耿某性至孝才又絕高但拙於臨池潦草而遲以是累試不中丁卯初場肱枕號舍母已死夢母口其指云使柔能運筆覺則題在几矣一揮而就遂得雋文場母亦入相助乎孝所感

者耶

戊戌鼎甲先兆

萬曆戊戌會元顧公始實顧氏後冒姓張父太守公任楚始貽公書令復姓名曰起元又曰啟元亦可斷不可違而不言其故今公果以起元登上第同榜復有啟元意當時必所謂天榜見之也狀元趙公曰乾在旅揭曉光一日雙靴自躍上牀又幼與群兒共塾師師夢與趙狀元共事鉛槧遂異之曰我狀元師乎今果然吾皇穆進士天顏火星嘗出其袖幾欲焚衣其先兆皆如此

楊太史徐孝廉先兆

楊太史家刑部街宅素匿鬼祟公不為意甲午初場其家夜半攘攘擾擾大作聲響復聞外有呼去去者拂曙視之門闌鎖斷

孟鬼遷避去也是秋果捷成進士讀中秘書徐孝廉承芳經元於丁酉坐客滿堂忽天上墜下二魚長尺許客皆稱賀投之井中魚本龍顙是年果中第五葉公士元於丁酉歲揭曉之日堂上大鼓不擊自鳴響未絕而報至其先兆皆若此張友吾談

山東何應瑞

山東庚子二十七名何應瑞即侍御公爾健子春落書三房張公惟學在呈堂八卷之外月之望夢神曰佳卷何遺之既覺燈花大如斗炸炸有聲獨瑞卷在案再閱稍嫌數句又置之凡三夜而神語燈花如一適詩三房顏公悅道至聞其事又見批瑞文語在單帖上令役錄出用扇擊帖嘆曰秀才秀才爾有何故能爾也其帖隨扇直立再擊仆之又起值立燈花大且笑又如前兩公駭嘆遂同持此卷再呈堂主文嘉賞取作本房二卷填

前名數次年春穆中秘宅顏公自談如此

胡孝廉機

胡機之父曾夢方伯李五華公改葬而以其舊棺板一片與之蓋方伯為前丁丑生機為後丁丑生方伯中前丁酉科機中后丁酉科而馮東崖公以侍御主前丁酉試其從孫馮源明以翰苑主后丁酉試尤為奇異

楚士胡士龍

庚子楚書中式第十八名京山胡士龍是年元旦求夢於城隍夢神曰汝中矣上科先生中門生今科門生中先生與人言皆不省及聞兵部郎張公其廉來主楚試而士龍始悟知已必中矣蓋上科丁酉翰林馮公有經主試中胡機而機士龍門生也今張以馮公門生來而中士龍非機之先生乎不惟中者前定

而中之者皆前定故神前知而致語亦妙矣

庚子趙解元

庚子沈太史銘鎮主楚試夢鬼落斗在地已以足蹴起鬼還連蹴之着身成魁字後得趙解元嗣芳卷於落卷中前夢始驗

魯探花

萬曆辛丑探花魯公可前始赴試夢窓間紅日大如箕中有二字曰吳情不省所謂有知者解曰嘉靖間吳情已中狀元世廟嫌其名音不佳改作探花其謂是手已而果然吳即同榜吳亮之祖殿試前又夢中官賜花盈把榜題曰勅賜三百宣伯第不省宣伯義第後始悟伯者公侯伯之義亦探花也乎

辛丑狀元張公

松江相傳有謠曰日月河開出狀元河在郡治前為諸右姓湮

塞建宅已八萬曆庚子守鮑公繩齋選青衿士請檄上海尉龐
公開浚龐公遷客不畏強禦竟浚訖明年辛丑瀛海張公狀元
及第

袁進士曾太史

石首袁進士汝萃與曾太史可前作孝廉時攻制義於長隄寺
寺柱四楹皆石大合抱蓋古刹也萬曆庚子夏兩公並席課文
構思甚苦忽有鳥大如雀遍體金色飛來席上徘徊跳躍馴狎
若不懼人兩公相顧愕然曰爾神物金僊使來告我乎如我二
人偕第汝可鳴二聲不然一聲鳥即兩相眈鳴二聲而去次年
辛丑並成進士予得之袁公面語而曾為袁叙稿亦及此大鵬
金翅為佛使雀其顙手不啻赤鳥為祥矣江淹思苦夢筆生花
佛相詔告筆花黃金焰光正如神雀不減吞五色鳳矣

李郎中進可

石首李郎中載贊字進可與尊人封主事公皆篤行博雅士進可多病病時常恍惚覺身為頭陀作孝廉時讀書齋中忽見一僧啟扉入則其尊人數所交者因加敬款語僧以片紙相贈曰子讀書苦矣功名在是忽不見視紙僅十二字曰出張之門入世擬江之學出世亦不省後中嘉靖乙未進士其主試乃同邑大學士張文簡歷歷官南禮部郎陪黜江西督學使及擢而卒始驗前語憶僧其即公前身乎曾太史談

梁溪周公蓮峯

楚督學使梁溪周公蓮峯萬曆乙酉試南畿入座案上有乙酉解元四字為號軍所書曰我夢服事解元故書此詰軍亦閩廢業老儒勾丁補役者故能書也首篇構思日暮始成餘篇揮毫

立就殆若有神助試畢與同志偶行忽遇一異貌人從衆中拉
出曰公魁光見矣已果發解而異貌人獨不可見

謝進士吉卿

萬曆庚辰科司徒涇人蕭公彥以禮垣分校詩四房忽夢刺謁
者為閩士謝某曰丐公以詩房正魁首卷見讓我苦心一場仕
僅六七品官耳醒異之因以本房首卷人下而拔趙太史鵬程
詩二房卷弁馬名第五折視乃溫陵謝吉卿也亭本異但薊科
何得卑秩已殿試甚下令清江未幾挂人言視職久始雪遷泰
順海鹽令罷免歸蕭公謝公皆面以語張職方大來云

祝給諫

祝給諫石林始困公車久萬曆乙酉授經於海陽負笈者雲集
有徒洪某為人言陰事一一竒中諸徒因問何不言先生捷期

曰然凡捷士必先一年十月望日諸神集議有宿定者有臨時損益者不皆定也第察之耳明年春始曰先生幾不捷賴諸神持之力始得捷乃己丑四十五名今科尚未也已果不捷速已且捷騎飛過新都諸徒遮於道第詰曰四十五名何姓曰姓祝無不人人髮豎錄出果給諫張大來謂出給諫面語

沈敬元君典

嘉靖丙寅君典時為諸生夢被召伏陛下見天子髮垂垂及肩令已前歷數諸朝臣自執政而下咸有所品隲少頃顧左右取大字賜之則狀元及第也叩頭謝起復見上後有大扇障兩宮娥竊以問左右曰此兩宮也因趨出明年丁卯莊皇帝改元君典中鄉試或曰君夢驗乎曰不然上春秋鼎盛且安所得兩宮至丁丑掄大魁今上冲齡踐祚奉仁聖慈聖兩太

后一如夢所見云

張郡丞夢

張職方大來言其尊人潯舉之夜夢白鵬飛入懷既數上春官不第已令楚綏寧歷五載稍遷貳長沙顧見補服怏怏曰吾官止此乎兄潯曲相解亡何調潮陽中讒歸

劉孝廉行中

丁酉西昌劉行中以禮經試棘入選矣呈主試董太史玄宰微嫌數句與舊說刺謬欲加紅勒即似有人引卻手疏且三四太史訝然爰置高等揭曉後問劉曰汝先世有何陰德曰生父廩生汝嘉上三世皆以儒兼治醫有年於人多所生活太史曰此陰德也因言其所以第時中亦諸生有聲而皆張職方所推轂士云

蕭方伯夢

涇人蕭岳伯良幹困諸生時夢至一第門有緯楔題曰元禎不
省已成進士以戶郎出守紹興而紹興諸朝紳過焉某公曰不
腆敝郡知不足辱車轍然巖壑頗足供玩賞昔元微之與郡有
詩寄白香山曰四面無時不屏障一家終日在樓臺今尚揭郡
齋之越望亭蕭大驚起曰有是哉嚮者之夢徵矣元禎微之字
云

于廉憲夢

滁人于廉憲鑿弘治戊午南畿十名上春官不第夢與張楠同
領袍笏袖有詩扇中二句云秋香早折蟾宮桂春色行看上苑
花知兆必佳第察學宮無此名丁郊入泮名始有亦即捷鄉書
明年戊辰果與同榜計夢時越十年矣兩人領袍笏忽有人貽

扇說曰得無有前句乎發視果然始知事皆前定官至廉訪而張亦至鴻臚于之孫居弼居質皆聞秀才從予遊因得之

張職方

萬曆壬午南畿詩四房從教諭行知取正卷畢將呈主試沈公是夜副卷箱中覺數次火起燭光撲枕永夜睡不着著發箱回上一卷即是火字號閱卷三四文未絢然始悔眼迷五色因焚香告天信手棄所取一卷而以火字卷補呈得捷乃今張職方應泰棄者為滁生張包蒙從後抵滁訪包蒙道所以蒙為邑邑後僅以明經分照教火之炎炎不就冷豈遂使主文夜不睡眠始遂迷五色而竟明於觀火矣